



中国当代心理学文库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教育学心理学部 推荐



影响群际态度的人格因素

李琼◎著

Personality Factors Affecting Intergroup Attitudes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影响群际态度的人格因素

李琼◎著

Personality Factors Affecting Intergroup Attitudes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广州·上海·西安·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影响群际态度的人格因素 / 李琼著. — 广州 : 世界
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2014.9
ISBN 978-7-5100-8579-6

I. ①影… II. ①李… III. ①群体社会学 — 研究
IV. ①C9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12107 号

影响群际态度的人格因素

责任编辑 黄利军
封面设计 高 燕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 25 号
邮 箱 xlxbook@163.com
印 刷 武汉三新大洋数字出版技术有限公司
规 格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9.25
字 数 16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100-8579-6/B · 0098
定 价 33.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中国当代心理科学文库》

编委会

(按姓氏笔画排序)

方晓义	白学军	张 卫
张文新	张 明	李 红
沈模卫	连 榕	周宗奎
周晓林	周爱保	苗丹民
胡竹菁	郭本禹	郭永玉
聂衍刚	游旭群	彭运石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二章 群体间的消极态度的人格基础之一:权威主义人格	3
1 概念的提出及早期研究	3
2 概念分析	5
2.1 Altemeyer 的右翼权威主义量表	5
2.2 Ray 编制的平衡 F 量表和趋向量表	7
2.3 Duckitt 的模型	8
2.4 Feldman 的模型	9
3 已有的相关研究	10
4 心理机制	11
5 权威主义人格的形成	13
6 讨 论	14
第三章 群体间的消极态度的人格基础之二:社会支配取向	16
1 社会支配取向的含义及其影响社会不平等的机制	16
1.1 社会支配取向的含义	16
1.2 社会支配取向影响社会不平等的机制	17
2 影响社会支配取向的因素	20
2.1 社会支配取向的性别差异	20
2.2 影响社会支配取向的其他因素	21

3	社会支配取向与群际偏差间的关系	22
3.1	内群体偏好与外群体偏好	22
3.2	对低地位群体中的外群体偏好现象的解释	23
3.3	对社会支配取向概念的再认识	26
4	社会支配取向量表在中国的应用	29
5	社会支配取向与权力	30
6	总 结	31

第四章 社会支配取向与情境因素对群体间态度的影响研究..... 34

1	研究意义	34
1.1	情境因素	34
1.2	群体间的消极态度的含义	35
1.3	已有的关于社会支配取向、社会地位与群体间的消极态度关系的研究	36
1.4	调节变量与中介变量	39
1.5	对以往研究的评价	41
2	研究内容与研究假设	42
2.1	使用社会地位作情境变量的各项假设	42
2.2	使用对支配的社会地位的威胁作情境变量的各项假设	42
3	群体间的消极态度量表的编制	43
3.1	研究目的	43
3.2	项目编制	43
3.3	量表预测	44
3.4	农民工偏见量表的正式施测	46
4	社会地位、社会支配取向与群体间的消极态度间的关系研究.....	48
4.1	研究目的	48
4.2	研究方法	48
4.3	研究对象	48
4.4	研究工具	48

4.5	统计方法	48
4.6	研究结果	49
4.7	结果分析	55
5	对支配群体的社会地位的威胁、社会支配取向与群体间的消极态度间的关系研究	55
5.1	研究目的	55
5.2	研究方法	55
5.3	研究结果	59
5.4	结果分析	64
6	讨 论	64
6.1	社会支配取向的性质	64
6.2	关于自我分类理论	66
6.3	威胁对群体间的消极态度的作用	66
6.4	对未来研究的启示	67

第五章	社会支配取向对性别群体间的消极态度的影响:性别和性别认同的作用	70
1	问题提出	70
1.1	中国女性地位现状	70
1.2	女性对自身群体的态度	73
2	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75
2.1	性别消极态度	75
2.2	社会认同	79
2.3	研究框架	84
3	研究一:社会支配取向对性别偏见的影响:性别的不对称效应	85
3.1	研究目的与研究假设	85
3.2	研究方法	86
3.3	研究结果	87
3.4	讨论	89

4	研究二:性别认同强度对社会支配取向与性别偏见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90
4.1	研究目的与研究假设	90
4.2	子研究一:使用相关研究设计探讨性别认同强度对社会支配取向与性别偏见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91
4.3	子研究二:使用实验法探讨性别认同强度对社会支配取向与性别偏见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94
4.4	讨论	98
5	研究三:女性性别认同内容对社会支配取向与性别偏见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99
5.1	研究目的与研究假设	99
5.2	子研究一:使用相关研究设计探讨性别认同内容对社会支配取向与性别偏见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100
5.3	子研究二:使用实验法探讨性别认同内容对社会支配取向与性别偏见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102
5.4	讨论	106
6	研究四:女性性别认同强度和性别认同内容对其社会支配取向与性别偏见间关系的共同影响	107
6.1	研究目的与研究假设	107
6.2	研究方法	108
6.3	研究结果	108
6.4	讨论	111
7	讨 论	112
7.1	对性别偏见成因的理解	112
7.2	对思想不对称现象的解释	114
7.3	性别认同的作用	115
7.4	对于减低性别偏见的启示	118
7.5	本研究的问题与未来研究的方向	120
	参考文献	122

第一章

绪 论

半个多世纪以来,群体间态度一直是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它涉及到了群体间的知觉与冲突,以及相应的社会认知和动机过程。此类研究基本是沿着两条不同的路线进行的。一种是把群体间态度看作群体现象,用群体间的动力和过程来解释,比如社会认同理论。另一种是把群体间态度看作个人现象,认为是个体差异,比如人格特征或持久的信念等,会使个体持有特定的群体间态度。

在把群体间态度看作群体现象的研究取向中,Sherif的儿童夏令营实验应是早期较有影响的。该实验表明,群体间客观关系能够对群体间的消极态度和行为产生影响。由此,他提出了现实冲突理论(realistic conflict theory),认为如果一个群体要以牺牲其他群体的利益为代价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那么群体间的关系就是竞争关系,就更可能产生敌意和歧视。Tajfel等人经过进一步研究提出了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fication theory),认为个体对群体的认同是群体行为的基础。社会认同是指个体认识到他(或她)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的情感和价值意义。属于某群体的意识会对个体的知觉、态度和行为产生强烈影响,因为个体需要保持积极的社会认同来提高自尊,而这种对社会认同的追求也正是群体间冲突和歧视的根源。后来Turner又提出了自我分类理论(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作为对社会认同理论的补充。他认为人们对自我的分类就是自我定型的过程,在将他人分类时则会自动地区分内群体和外群体。通过分类,个体往往将有利的资源分配给内群体成员,于是又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群体间的消极态度与歧视(张莹瑞,佐斌,2006)。社会认同理论源于欧洲,这与欧洲长期处于多民族、多语言的状况不无关系。在中国,赵志裕等人曾以香港人身份认同为题开展过研究(赵志裕等,2005)。

以群体过程为切入点对群体间态度进行研究,只是群体间态度研究的一个



方面。因为群体间态度现象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它的产生可能既有群体过程的原因,也与个体差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很多研究显示了群体间的消极态度的一般性,即一个不喜欢某个外群体的人,也倾向于不喜欢其他外群体,甚至是对完全虚构的外群体也是如此。这种一般性原则(generality principle)被认为是反映了稳定的个体差异。群体间态度的个体差异取向的重要性也由此而显现出来。

人们已发现两个个体差异的维度与群体间的消极态度的形成有关,并且得到了经验支持。一个是由 Adorno 等人最早定义的权威主义人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维度,后来 Altemeyer(1998)又提出了右翼权威主义(Right-Wing Authoritarianism)的概念,在这两个概念中,都包含有因袭主义、权威主义服从和权威主义攻击三种成分。另一个是由 Sidanius 和 Pratto(1994)提出的社会支配取向(social dominance orientation)维度,它反映了个体对不同群体间关系平等性的一般性偏好,以及个体期望优势群体支配劣势群体的程度。高社会支配取向者偏好加大不同群体间的阶层差异,并期望优势群体更多地支配劣势群体;低社会支配取向者偏好缩小不同群体间的阶层差异以增加社会平等,并期望优势群体更少地支配劣势群体。因此,社会支配取向会影响社会不平等的程度,并可以被用来解释群体间的消极态度的形成。

有人认为,最近出现了群体间态度的人格取向的一个研究高潮,社会支配取向和右翼权威主义便是该取向中最重要的概念(Reynolds et al., 2001)。既然是人格维度,该维度的稳定性问题便是研究者们需要回答的。在人格取向中,社会支配取向和权威主义人格都被认为是不受情境影响的,是独立于即时的社会情境因素的。然而这并不是事实,或者至少不是事实的全部。有人批评这种个体差异取向忽略了真实的社会冲突(Levin, 2004),因为群体间的消极态度的测量从没有完美地与跨目标群体相关过(Pratto, 1997),对不同的群体的敌意会有不同(Duckitt, 2006)。

解释群体间态度时的人格和情境因素的相对重要性的问题,可能还要长时间地争论下去。群体间的消极态度是个体人格的一部分?或者是个体身上的社会力量的结果?或者是个人与情境相互作用才是更好地理解群体间的消极态度的理论框架?个体内部的分析和情境的分析两者的相对重要性和可能的整合,是群体间态度的理论分析的一个核心主题(Duckitt, 2001)。

本书将先对社会支配取向和权威主义人格进行介绍,然后再用两个研究来检验社会支配取向对于群体间态度的解释力。

第二章

群体间的消极态度的人格基础之一： 权威主义人格

二战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场劫难，就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反犹主义、种族中心主义的思想以不可遏制的态势席卷德国全境，人性中恶的一面以集体的方式暴露无遗。人们不禁要问，这场劫难只是一次偶然事件，还是在人性的层面上一直就存在着某种因素，导致了它在这一时间的必然发生？如果是后者，人类是否会在将来的某个时刻陷入再劫难逃的境地呢？心理学家们试图对这一问题做出自己的回答。权威主义人格的概念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成为了心理学的研究范畴之一。Adorno 等人在上世纪 50 年代发表《权威主义人格》一书后，人们已经在这一领域进行了 50 多年的探索，本文将回顾这一系列研究，并尝试展望未来的研究方向。

1 概念的提出及早期研究

如果只是为数不多的人对犹太或其他少数族裔抱有群体间的消极态度，或许很快就会被忽略掉，但在面对纳粹时期大量普通民众身上所表现出的非理性情绪和行为时，人们就不得不正视群体间的消极态度现象了。导致群体间的消极态度的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心理学家们关心的是，这里面是否有人格层面的因素在起作用。在最初对这一问题的探索中，Adorno 等人的工作是最系统、最为人称道的。Adorno 等人都拥有精神分析的理论背景，他们希望能用这一理论揭示纳粹兴起的心理根源，因此，此一研究不论从研究思路、量表编制以及对权威主义人格



的核心成分及其形成的解释上,都有着浓厚的精神分析色彩。

尽管在他们之前,已有人做过分析,但对此人格因素的认识还非常有限,所以他们面临的任务是很艰巨的。他们首先看到的是战时德国人的普遍特征,也是纳粹所具有的典型特点,即拥有极端的反犹主义(anti-Semitism)、种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的思想。这种纯粹思想意识领域的内容和心理因素有关系吗?如果有,又如何能通过它找出深层次的心理根源呢?他们以精神分析理论为背景,提出这样一种基本假设(Adorno, 2002),即:一个人的政治、经济、社会信念通常构成一种广泛而又一致的模式,这种模式反映了他的人格中根深蒂固的倾向。也就是说,存在一种一般性的人格力量,它是深层次的、非理性的、被压抑的人格力量。正是由于它的影响,才使得权威主义者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了特定的思想倾向,并进而产生歧视或保守的行为。基于这一假设,他们希望通过对表面的意见、态度和价值观进行测量,能进一步找出那些被压抑的、以间接形式表现出来的思想倾向,并最终使得深藏于被试潜意识之中的人格力量清晰地显示出来。

于是,他们先对反犹主义量表(AS量表)和民族中心主义量表(E量表)得出的结果和临床访谈的材料进行分析,逐个找出可能的核心人格倾向。比如,他们从分析中发现,反犹主义者之所以反对犹太人,是因为他认为犹太人持有反传统的价值观。于是他们推测,反犹主义的个体特别顽固地坚持传统的价值观。这样,顽固地坚持传统价值观这一人格倾向,就能作为可能的核心人格倾向之一。在找出所有可能的核心人格倾向之后,就能够编制出初始的测量这一人格维度的量表。接下来进行量表施测,将被试在此量表上的反应,与被试在AS量表、E量表上的反应相比较,看两者相关是否较高。相关较高的项目才能被保留下来。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量表不包括那些很容易与反犹主义或民族中心主义联系起来的项目,而且也不提及任何少数民族团体的名称。被试仅从项目内容来看,几乎无从知晓研究者到底想探索何种问题。Adorno等人认为,既然这份看上去没有明显的反民主的表述的量表,能够与AS量表、E量表高相关,那么说明该量表确实揭示了人格内部的反民主倾向。

最后形成的量表被命名为F量表(Fascist scale,简称F scale),它所测量的人格因素便是权威主义人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F量表主要包含了九个方面的内容:传统主义,服从,攻击(针对反传统群体),低内省,迷信,尊崇权力,犬儒主义,投射,以及对性的过度固着(McCourt, Bouchard Jr., Lykken, Tellegen, & Keyes, 1999)。他们结合精神分析理论,认为F量表的9个子量表中,只有三个子量表代表着较为基本的成分。这三种成分表现了人格内部的一种特定结构,是权威主义



人格的核心成分。三成分分别是：因袭主义(conventionalism)、权威主义服从(authoritarian submission)和权威主义攻击(authoritarian aggression)。其中，因袭主义是指刻板地坚持传统的中产阶级价值观；权威主义服从是指把内群体理想化，屈从于当局，对内群体不抱批判态度；权威主义攻击是指提防、谴责、拒绝和惩罚那些违反传统价值观念的人们。

他们认为，权威主义者一方面会对权威人物表现出过度的尊重、服从、感激，这就出现了权威主义服从，它反映了权威主义人格中受虐狂的成分。权威主义服从并非真实地尊敬权威，而是夸张的、情感上的服从需要(Feather, 1993)。在另一方面，他们会将敌意转移到外群体身上，将权威的坏的方面(不公正、支配他人等)投射到外群体身上，从而对其进行指责和攻击，他们还可能对违背传统价值观的人进行谴责、惩罚，所以攻击常常是以道德的名义进行的。这反映了权威主义人格中的施虐狂的成分。这里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他们吸收了Fromm等人的观点。

此后，这一研究成果被编纂成《权威主义人格》一书出版，引起广泛关注。后来的研究者都是以此为基础进行自己的研究的，因此，Adorno等人的工作在这一领域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2 概念分析

2.1 Altemeyer 的右翼权威主义量表

F量表发表后，权威主义人格的研究出现了一次高潮。而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们发现Adorno对这一概念认识并不十分恰当，这些人中，Altemeyer是一个不得不提及的名字。为了找到权威主义人格者，他的做法和Adorno他们不同，他希望编制出一份能够有效地预测群体间的消极态度的量表，然后从量表的项目中找出权威主义人格者的特征，以此作出界定，整个过程是以统计分析为主导的，不依靠任何理论的指导。

Altemeyer经过了长时间的系统研究，在F量表的基础上编制了右翼权威主义量表(Right-Wing Authoritarianism scale, RWA)，然后根据右翼权威主义量表的项目构成，提出了右翼权威主义(Right-Wing Authoritarianism)的概念，它包含三个成分：权威主义服从(authoritarian submission)，因袭主义(conventionalism)和权威主义攻击(authoritarian aggression) (Altemeyer, 1998)。在结构上，他基本沿袭了



Adorno 所认为的权威主义人格的三个主要成分,但所指的具体内容发生了变化。权威主义服从指的是接受一个社会中已建立且合法的权力结构,并且服从于权威的要求。这里要强调的是,它并非是一般性的服从倾向,高右翼权威主义者只对权威服从,但当他作为领导者时,就并不会比别人更多地向其下属屈服(Leanne, Boboce, & Mark, 2007)。因袭主义是指顽固地坚持一个社会或一个群体的传统规范。传统的性别角色和家庭秩序、信仰原教旨主义、严格的性的规范,都是右翼权威主义者要坚持的典型的信念(Furr, Usui, & Hines-Martin, 2003)。这种因袭伴随着自认为有道德(self-righteous)、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合法的以及对他人的信念感到愤慨。权威主义攻击,是指对各种人的攻击,而且是被已建立的权威认可的。Altemeyer 认为权威主义者是具有广泛的攻击性的。他们相信对那些不符规范的人就应该严厉,所以喜欢用惩罚的方式来控制他人的行为,在家或在公众场合都是如此(Furr, Usui, & Hines-Martin, 2003)。任何改变已有生活的企图,权威主义者都会予以抵抗。总之,在 Altemeyer 眼里,权威主义者与非权威主义者比起来,更多地强调对权威的服从,更倾向于通过惩罚来控制他人的行为,更接受和忠于传统的社会规范(Feather, 1993)。经 Altemeyer 重新编排后的保守权威人格量表在信效度上均有良好指标(Patrick, 1984),而且能够和单纯的保守主义量表区分开来(和保守主义量表间缺乏区分也是对 F 量表的批评之一),因此逐渐成为测量权威人格的首选工具(Crowson, Thoma, & Hestevold, 2005)。

但有研究者指出最早的权威主义的概念包含了两种形式的权威主义,一种是领导者的权威主义(leader's authoritarianism),是指让他人向自己的权威屈从的倾向。第二种是跟从者的权威主义(follower's authoritarianism),即服从权威的倾向。而人们的注意力越来越多地局限于跟从者的权威主义。Altemeyer 的右翼权威主义,便是一种跟从者的权威主义(Roccato & Ricolfi, 2005)。最近有人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即社会支配取向(social dominance orientation, SDO),它是指一个人希望内群体支配或优于(superior)外群体的程度(Guimond, Dambrun, Michinov, & Duarte, 2003)。Altemeyer 认为,社会支配取向所反映的正是领导者的权威主义,把它与右翼权威主义结合起来,能够较全面地描述权威主义人格。

还有研究者从另外的角度提出质疑,认为右翼权威主义及 F 量表中的项目测量的并不是人格特质,而是广泛的思想领域的社会态度和信念。权威主义攻击成分中,有大量的内容与群体间的消极态度和不容忍(intolerance)很相似,因袭主义中的项目,和保守主义(conservatism)量表又如出一辙,几乎就能独立成一个保守主义量表。而且,右翼权威主义和 F 量表的得分都会明显受到情境中威胁的影响



(Duckitt, Wagner, Plessis, & Birum, 2002),这不符合特质的特点。所以右翼权威主义量表离它所声称要测量的权威主义人格,已经太远了。

既然 Adorno 和 Altemeyer 都没能真正触及到权威主义人格,那么研究者们只有继续寻找产生群体间的消极态度的人格基础。

2.2 Ray 编制的平衡 F 量表和趋向量表

Ray 的工作主要是针对 F 量表的两个问题进行改进,一是 F 量表没有平衡默认倾向, Ray 编制了平衡的 F 量表,它是直接以 F 量表的项目为基础的,测量的还是权威主义态度。二是 F 量表测得的权威主义态度与权威主义行为相关极低 (Duckitt, 1992)。Adorno 当年编制 F 量表时,非常强调其隐蔽性 (covert)。Ray 认为,可能是太隐蔽了,所以完全失去了预测效度。于是他决定编制一个新的量表来解决这个问题。他采用了更公开 (overt) 的方式,直接问被试自己的权威主义行为,如“你常常批评别人做事的方式吗”。Ray 认为这张量表测量了支配行为中的攻击子集 (the aggressive subset of dominant),并将其命名为趋向量表 (Directiveness Scale)。这一量表是专门用来预测权威主义行为的,后来的研究说明了此量表与支配和攻击行为之间确实有着很好的相关 (Heaven, 1986; Ray & Lovejoy, 1986)。

当然,他的量表一样受到批评。Duckitt 认为趋向量表并不能测量 Adorno 所提出的权威主义,因为它并不是按 Adorno 的原意进行的测量,这一量表并没有测量敌意与服从的组合物 (a combination of hostility and submissiveness),而只是测量了服从,所以它并不是一个测量 Adorno 所说的权威主义人格的合适的工具。

Ray 给予了回应,他认为有理由把服从作为权威主义的基本成分 (Ray, 1976)。Duckitt 的批评是站在假定 Adorno 是正确的立场上,即认为敌意与服从一定是相关的。然而,这一点是需要检验的,需要把这两个变量分开来看,看是否相关。趋向量表就是这样做的。它测量的是 Adorno 的理论中的一个变量,而且是最基本的。随后,他做了一个研究,将趋向量表、F 量表与敌意量表 (Buss-Durkee hostile scale) 一起施测,结果发现,只有趋向量表与敌意量表相关,而 F 量表则与敌意量表无关。Ray 认为,只有经过这样的检验,才能证明 Adorno 的理论是正确的,当然这同时也证明了趋向量表是符合 Adorno 的理论的。

以上三种测量工具可以从整体上看作是 F 量表和在它基础上的变换,因此,那种认为 F 量表测量的是社会态度和信念,而不是它所声称的人格特质的批评,对其余两种量表也是适用的。



2.3 Duckitt 的模型

Duckitt 使用认知——动机理论(cognitive-motivational theory)来解释群体间的消极态度的产生(Duckitt, Wagner, Plessis, & Birum, 2002)。他认为,是社会服从(social conformity)这一人格维度和危险世界信念(belief in a dangerous world)这一世界观维度共同影响了权威主义的态度,并进而影响了群体间的态度。这一想法是从 D'Andrade(1992)和 Strauss(1992)那里获得的灵感,他们提出,个人的社会价值和态度表现了个人的动机性目标(motivational goal),它会被具有高度可接近性(highly accessible)的社会图式(social schama),或者感知社会现实所激活,激活后这个目标就对个人来说是显著的(salient)。高度可接近性的社会图式从广义上讲,可以看作是世界观(social world views),或相对稳定的对他人和世界的解释或信念(Ross, 1993)。个人的世界观既反映社会现实,也受人格因素的影响。而且,人格因素既能通过影响世界观而间接影响动机性目标,也可能直接影响对个人而言显著的动机性目标。

Duckitt 把这一理论应用到了右翼权威主义这一社会态度维度上(Duckitt, Wagner, Plessis, & Birum, 2002)。他认为右翼权威主义包含了一对相反的动机性目标图式。高右翼权威主义表现了社会控制和安全的动机性目标,将世界看作是危险的和具威胁性的看法能激活它。低右翼权威主义表现了相反的动机性目标,即个人自由和自主,将世界看作是安全稳定的看法能激活它。相应的人格维度是社会服从对自主(social conformity versus autonomy)。高社会服从者更有可能感知到现存社会秩序中的威胁,将世界看成是危险的。社会服从还能直接地影响权威主义态度。

他为自己对群体间的消极态度的解释找到了理论支持,融入了认知因素,而且在这个模型里面,已看不到思想意识方面的内容了。他认为影响权威主义态度的人格因素是社会服从,对这一人格维度的测量,他是从 Saucier 的人格特质形容词评定量表选出社会服从项目,并排除了可能属于态度和信念的项目,编制了单一维度的具有较好信度的量表(Duckitt, 2001)。

另外,该模型将社会支配取向的概念也整合了进来。这是一个不得不提的相关概念。Sidanius 和 Pratto(1999)认为社会支配取向表现了个体希望内群体支配或是优于外群体的程度,以及对地位层级观和加大群体间差异行为的偏好。右翼权威主义表现的是一种跟从者的权威倾向,与之相对的应该还有一种领导者的权威倾向,而社会支配取向体现的就是这种领导者的权威倾向。双过程模型理论获



得了众多研究结果的支持(Asbrock, Sibley, & Duckitt, 2009; Sibley, Wilson, & Duckitt, 2007)。

在现今的群体间的消极态度研究领域,社会支配取向和右翼权威主义是最主要的二个人格变量,二者可以共同预测绝大多数歧视行为。但是在对具体行为的预测效度上,这二个人格变量也存在一定差异(Duckitt & Sibley, 2007),并且所针对的歧视群体也有所不同(Thomsen, Green, & Sidanius, 2008)。大量跨文化的研究都得到了社会支配取向与右翼权威主义得分有中等程度相关的结果,但也有分析研究显示二者间相关受地区文化和国家政体的调节作用影响(Roccato & Ricolfi, 2005)。

Duckitt 和 Sibley(2007, 2009)认为,这两者的区别部分是由于权威主义人格受到了危险世界信念的影响,而社会支配取向受到了竞争丛林信念(competitive jungle belief)的影响。持有竞争丛林信念的个体,会将世界看为一个充满竞争、弱肉强食的“丛林”,弱者受支配是天经地义的,所以会有较高水平的社会支配取向。

2.4 Feldman 的模型

Feldman(2003)也是试图给出权威主义人格的理论解释,并且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编制测量工具,进行实证研究,而不是仅仅依靠统计分析的结果来决定量表项目的取舍。

他从社会理论家们的观点出发,认为与他人共处一个社会,就会产生个人自主(personal autonomy)和社会凝聚的目标间的紧张,会有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间的冲突。如果所有人都只追求自身利益,毫无控制,社会就会陷入混乱。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是行为规范指导了社会成员的互动,使社会秩序保持稳定。

对具体的个人而言,可能价值取向并不相同。有些人主要受个人自主的意愿的支配,而另一些人会对无限制的自由深感恐惧,觉得自由就会带来失序。Schwartz(1992)进行了一项社会价值研究,佐证了这一价值取向上个体差异的存在。他发现,服从和自我导向(self-direction)的价值在很多国家都各自集聚在一起(cluster together),而且两者相互对立。

于是, Feldman 定义了一个维度,一端是无限制的个人自主,另一端,是严格地服从社会行为规范。这个维度代表了社会服从和个人自主这两种价值的相对的优先权。在 Feldman 看来,权威主义是一种先在的气质(predisposition),产生于社会服从和个体自主的价值冲突。从互动论的角度讲,行为是人格特质和情境因素的混合函数(Snyder & Cantor, 1998),所以倾向于社会服从的人并不总是会表现